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研究

——以武拉必新村为个案

科目编号：ULSZ 3094

学生姓名：陈佳杰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杜忠全老师

呈交日期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3

第三节、前人研究成果…… 4

第四节、研究难题…… 8

第二章：研究背景概述…… 9

第一节、大山脚…… 10

第二节、武拉必新村…… 12

第三章：春节与年之概念…… 16

第一节、春节的溯源与定义…… 17

第二节、年的概念与传说…… 19

第四章：华人春节习俗…… 21

第一节、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活动…… 22

第二节、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食俗…… 31

第三节、问卷调查分析…… 35

第五章：结论…… 40

参考书目…… 45

附录…… 50

图表

图表 页码

图（1）大山脚地图…… 11

图（2）武拉必新村路线图…… 14

图（3）武拉必新村平面简图…… 15

图（4）居民对春节最具有印象或代表性活动统计…… 36

图（5）春节筹备活动与传统活动…… 38

图（6）春节娱乐活动与祭祀活动…… 39

表（1）采访者年龄层、籍贯与性别…… 35

表（2）祭拜天公人数与籍贯统计…… 39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研究

——以武拉必新村为个案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料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3ALB03607

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摘要

农历新年是华人的主要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华人有着丰富的过年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大马华人对于维护自身习俗的意识愈加减弱。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新年习俗是否能够继续传承其精髓与文化？年轻人如何诠释过年的意义？这一课题都是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本文以大山脚武拉必新村的华人年俗为考察对象，以具体了解在地华人新年传统习俗之传承与变化。透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考察不同年龄层的新村居民如何诠释及接受所传承的年俗文化。本次考察以福建（闽南）、潮州两大籍贯的华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再结合其他籍贯的居民在过年习俗的分析，来了解“年”对年轻一代的意义。在年俗上的融合方面，主要表现于天公诞以及饮食文化的部分。虽然部分传统习俗已在我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但在分析新村老一辈华人在维护传统习俗方面，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年轻一辈的新村居民，也让人看到乐观的形势。至此，本文考察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习俗与食俗的情况，可概括为即保有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兼融现代化的双向面貌，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即传承籍贯风俗，又逐渐趋向融合的当代发展趋势。

关键字：新年；新村；习俗；华人

致谢

万分感谢杜忠全导师之教诲，在茫无头绪之时所给予的提点与意见，以至论文之思路、成立与修改更是给予细心地指导。其次乃需感谢父母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兄长作为往来于槟、金两地之免费司机。于此，本人敬以谢意，不敢或忘。

同时，需以感谢之人乃是武拉必新村村长，胡明彬先生之协助与提供之资料。因胡老先生只能以客家方言沟通，故胡先生更帮助笔者充当翻译员，翻译有关其父亲讲述的相关历史事迹，有助于笔者顺利完成此论文。当然还需感谢笔者的同学、友人之鼓励与支持。在此，本人至以万二分的谢意。

第一章：绪论

马来西亚是由一个巫、华、印三大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各族之间皆有自身的历史背景与文化风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阐述了对“文化”的独到见解，指出：

>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英）爱德华·泰勒著、刘魁立编，1992：1）

由不同文化、信仰、风俗所组成的马来西亚人，无论是华裔、巫裔、印裔都具有独特的文化风貌。俗语言：“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因地域和风俗习惯的改变，“任何一种风俗，都有深刻的地域印记和鲜明的民族特征，是该民族群体大多数人承认或默认，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现像”，（李润德、张志立，1990：1）在碰撞与融合之中形成独特的华族文化。大马华人除了关心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外，在文学创作、学术专研以及传统习俗也尤为重视。

春节亦很早就随着华人的迁徙在马来西亚传播，并且生根发芽。从华人“落叶归根”至“落地生根”的改变，春节习俗在不同历史背景的环境下发展出独有的华人文化，更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缤纷的“南洋”色彩。在结合了本土各民族的文化，华人传统节日的风俗与饮食习惯的融合，塑造了大马华人特有的文化。当然，华人农历新年也是国家法定的公共假日之一，在受到其他种族认同与共同欢庆的同时，使之成为属于大马华人在地文化的元素。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农历新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迁以及原始农业至工业社会的变化发展，成为华人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因大马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状况的不同，习俗上自然会有与中国存在差异。大马人民在多元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华人除了保留传统习俗的根源外，同时也形成独树一帜的本土风味，值得我们去探析。

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中西合并的文化造就了新式的文化风貌。而全球化冲击下，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西方文化的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对于古老的春节是怎么样的概念，都是间接性的了解与认知而已。新年习俗在现代化的社会底下被简化，甚至将其删除的现象日益普遍。发展快速的国家，如新加坡华人在过年活动中，一部分人不了解为何要依据传统习俗过年，甚至“出现了‘避年’习俗。”（何思源, 2013,:107)此现象在大马也颇为普遍。懂得“节日”的人，一代代离去，同样会带走文化的记忆。因此，我们更应该好好研究分析自身民族文化，如何透过断层的记忆来延续民族特有的传统节日。

再者，透过考察华人如何延续农历新年习俗的传承与发展情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民族的特色与文化。何为“春节”？“年”的确切概念是什么？21 世纪的时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农历新年是否能够继续传承其精髓与文化？年轻人如何诠释过年的意义？对于传统习俗文化的再认识，都是我们应该去了解与反思的问题。

此次研究目的有三点：（一）针对性，针对马来西亚槟州大山脚武拉必新村华人过年的传统习俗进行研究；（二）实践性，通过对华人过年习俗的实地访谈与个案分析，希望可以突破历史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局限，真实体现大马华

人传统习俗的现状；（三）深入性， 接触华人社会深入分析新村华人过年习俗变迁的根源与反思，以及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在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中，中国与马来西亚学者较侧重于研究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的发展。在民俗研究方面也较集中于华人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研究。至此，本文希望透过大马华人农历新年习俗为视角，考察大马华人在传承习俗过程，在既有传统习俗的继承上有所变迁与发展。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此次研究范围主要以槟城大山脚武拉必新村（Perkampungan Berapit）华人为对象，深入探析武拉必华人家庭的新年习俗。武拉必新村，位于西马北部。自 1951 年成立迄今，具有逾 60 多年的历史背景。马来西亚属于联邦制国家，由西马与东马的 13 个州属组成。因涵盖地域范围太广，故本文对象专注于武拉必新村的华裔族群为主。槟城州原初为南渡马来半岛的华侨华人移民定根的主要地区，且占全国华人人口比例最多的一个州属。笔者同是来自大山脚，对于武拉必新村华人农历新年的活动与习俗，都较容易参与和亲身体验。

虽然新村的成立在当时属于暂时性，但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让它消失，反而使其成为马来西亚特殊的居住结构。*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内，85%的新村居民是华裔，……新村肯定是华人文化传承的摇篮。*(林廷辉、宋婉莹，2002：40)借此研究新村华人的习俗文化，更能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对于自身文化的态度。其中，本文将会融入新年食俗之部分，因笔者相信“*无论古今，‘食’都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心。*”(吴忻，2011：14)饮食除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更在

悠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丰富的饮食文化。华人先辈将祖籍地的风俗习惯与当地风俗相结合而创造的新饮食文化，是值得探析的部分。

在此议题中，本文将以大马华人过年民俗活动进行梳理，侧重于华人传统习俗的传承。透过文献分析与田野考察的方式，理清华人过年习俗的传承与发展。本文将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方法，如历史学、人类学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研究。在历史学方面，首先构建武拉必新村华人的历史背景，阐述其新年习俗的传承；在人类学调查部分，主要通过观察和访谈（访谈对象为新村老一辈的华人）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力求将武拉必华人新年习俗的面貌做出论述与回应，更辅以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

其次，据当地华文报刊的资料来源，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中国报》等报刊对华人农历新年的报导，有助于提供本文写作的相关信息以及辅助资料。

第三节、前人研究成果

此部分为国外春节习俗之研究，马新地区有关华人新年习俗之研究，以及间接性研究成果为主。

一、国外春节习俗研究成果

目前学者对春节习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春节民俗略谈的研究；（二）传统春节习俗淡化与变迁的研究：

叶炳昌〈春节民俗概谈〉、李福蔚〈简论春节民俗文化〉一文概括了春节民俗的兴起与习俗的特色，如贴春联、放炮竹、包饺子等。专著方面，有罗启荣与欧仁煊编著的《中国年节》、赵东玉的《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禄是遒著，沈婕、单雪译的《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等，但以上研究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春节风俗的介绍，深入性不足。其次，陈支平主编的《闽南乡土民俗》一书的“岁时节日习俗”中，对闽南人春节习俗、生活的饮食文化皆具有详细的描述，其精细程度更为本文所借鉴。

然而，萧放的〈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则提出不同的看法，通过对传统节日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对传统节日应予以保护。陈洁君〈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变迁——以闽南春节习俗为例〉对春节渊源及习俗文化的阐述，指出春节“变淡的年味”与习俗变迁的原因，值得一阅。吉林大学硕士论文，于海燕的〈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一文以时间段的方式分析东北传统春节习俗的变迁，以独到的观点探析。

阮静的〈中国春节海外传播研究〉与景俊美的〈中国春节的海外传播研究〉分析了春节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与影响，如春节在港澳台与东南亚的基本情况，更反思中国春节在海外带来的启发。以上种种关于看待春节习俗淡化、变迁方面的研究，使春节习俗研究成功更为深入具体。

其余还有蒋珊珊〈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一文，对鸦片战争后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进行研究，考察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习俗文化的传承。何思源〈中国春节在东南亚〉一文则考察了农历新年在东南亚不

同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传承情况，有助于笔者了解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境遇以及华侨华人对于节日文化保护的传承路径。

二、马新华人新年习俗研究成果

对于华侨华人民俗研究而言，多数学者以“回溯”的角度出发，介绍民俗文化的来源，或以民俗活动进行描述。至于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与目前的发展情况、变异原因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

专著方面有赖观福编的《马来西亚华人节日风俗》一书。此书以大马华社的民俗活动进行书写，介绍华人社会广泛流传的节日民俗，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分类逐一介绍。而王琛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则介绍了大马华人民俗的源流、活动、禁忌等。此书主要是对华人民俗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个人见解，并对民俗节日的发展原因进行了分析。

苏庆华《节令、民俗与宗教》则以节令篇与民俗宗教篇为两大部分，主要分析华人传统节令与文化，包括了农历新年略谈、天公诞、元宵节、端午掌故、七夕节、冬至等节日，值得参阅。

台湾学者，陈晶芬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的年节习俗与神话传说——以槟榔屿华裔族群为主>考察了槟榔屿华人在年节习俗、文化、宗教信仰（天公信仰）等方面，并将台湾与槟榔屿华人春节习俗做互文的比较，值得探析。暨南大学学者，亓延坤的硕士论文<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 ——以华族春节为个案>以时间段的分类方式，即从 1819 年至 2009 年探讨新加坡华族春节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的新变化。

中国学者，莫光木的<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习俗研究>一文，则以民俗文化、文化传承、族际关系等角度切入，论述大马华人的农历新年习俗。此文将大马与中国习俗进行比较，考察中华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变异关系。此文学术性价值亦是本文书写的他山之石。

三、间接性文献研究

再者，以林廷辉、宋婉莹编撰的《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以及颜清湟著的《新马华人社会史（1800-1911）》叙述华人社会背景以及新村面貌，助于笔者了解与构建武拉必新村之历史背景。

在天公信仰研究成果方面，有刘伟的<闽台民间天公信仰的比较研究>以及朱天顺的<闽台民间天公信仰>。两者深入阐述了天公信仰的渊源、天公信仰在闽台的流传以及民俗活动的解说。

而英文资料则有 J・D・Vaughan 于 1879 年编写的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一书，记载相关英殖民政府管辖时期的海峡殖民地华人习俗的记录，对构建槟城州华人风俗习惯有一定的贡献与参考价值。其余的还有 CHAN WAI YEAP 和 KOAY SU LYN1[1]的 *The History of Bukit Mertajam (1800-1957): From Agrarian Town to Central Hub of Northern Malaya* 一文对于大山脚具体的文献回顾有助于笔者研究大山脚的历史背景。

[1] Nicholas Chan has extensively written about policing, educ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for Aliran,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e Malay Mail Online and Fz.com. While Koay Su Lyn is a research analyst from Penang Institute, her main areas of research are in Penang's post-war,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第四节、研究难题

研究上的难题莫过于文献的不足。在收集有关大山脚与武拉必新村历史文献的记录较少。除了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外，笔者唯有依据报章和口述历史的资料补充有关武拉必新村历史背景中空白的部分。

其次，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的难题，在于采访作业时难免会被人们以异样眼光对待之，更有人会当成诈骗集团骗取钱财的想法。所以为了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采访作业，笔者透过武拉必新村村长的协助，预先通知即将被采访的人士，并在采访时出示相关文件。

再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其余难题是派出的 103 份问卷中，部分人士并非认真回答问卷，其中 2 份更是以报废处理。在整理问卷资料时亦可发现此问题。因此，笔者需要谨慎作出定论，而采访中的一些模糊概念也需要透过电话联络受访者，再三确认后方可作出推测与定论。

第二章：研究背景概述

“新村”是马来西亚社会中一个稀有的社区。“新村计划”形成于 1950 年代，是早期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2]中设立的郊区人民集中定居点。基于防共需要，英殖民政府以高压政策将原住于郊区的居民集体迁到被规划的新村地区，杜绝乡区居民支援马共。当时的村民大部分是耕农、胶工、矿工等，出入管辖区的时间也由英政府所规定。

1950 年至 1954 年期间，数以百计的新村迅速建立起来。在 1954 年共有 480 个新村，据 1954 年的新村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受影响者约“573,000 人”。（林廷辉、宋婉莹，2002：19）一般新村在成立时都设有基本的硬体设施，如警察局、民众会堂、医疗所、小学、神庙、篮球场等。居民的住处均为木屋，整个村子以铁丝网围筑起来，村前村后各有一个大门让村民进出，以方便检查。

马来西亚独立后，一些新村迁移至城镇，而一些新村被迫解散，演变至今共有 452 个华人新村，其中 86%是华人，9%是马来人，而印度人占 4%，其他人 1%。（林廷辉、宋婉莹，2002：20）新村亦可称华人新村，然新村内也住了少部分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这些不同文化、信仰、语言的村民之间，互为尊重友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如各民族过年时，邻居们会互送糕饼，给孩子红包等。

[2] 1948 年 6 月 18 日，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政府改变策略，于 1949 年 5 月 28 日颁布新条例，实施“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此计划全面地把居住于边缘乡区的居民迁移到政府设立的据点——新村，由军警集中管制，以达到切断马共供应线的军事目标。紧急状态宣布结束后，政府在 1960 年 7 月 31 日撤除出入检查并恢复居民的行动自由权。

第一节、大山脚

马来西亚槟城州共有九个新村（见附录表（1）），全都散布在西马半岛的威省县，（林廷辉、宋婉莹，2002：22）包括位于威中县的大山脚（Bukit Mertajam）。大山脚，顾名思义指“foot of the hill”或是“the mountain that rises to a height of 1800 feet”。据学者考据早期英殖民政府史料记载，大山脚原名是 1861 年所使用的“Bukit Martajam”或称“Martajam Village”[3]，后改为“Bukit Mertajam”。

大山脚是威中县最大的市镇，在行政上属于槟城州威省中部，也是槟岛与北马内陆运输的重镇和商业转口中心，“其总面积达 24 万 4 千 645 平凡公里，人口约有 3 万之众。”（苏庆华，2004：66）境内区域有阿儿玛（Alma）、马章武莫（Machang Bubuk）、鱼池（Kampung Cross Street）、直落卓坤（Cherok To'kun），包括武拉必（Berapit）。（见图 1）学者据 2010 年马来西亚人口与房屋调查统计局[4]的报告显示，居住于大山脚共有 13,097 户人家[5]。

19 世纪初期，英殖民政府向吉打苏丹租借了槟州以及威省，间接开发了大山脚。因大山脚地形的优势，让英国人选择在此地区大量种植胡椒、豆蔻、肉桂、丁香等以供应欧洲市场所需。大规模的种植吸引了不少的华人到大山脚进行种植业的工作。后期约 1820-1900 年大山脚地区逐渐开发为糖业生产地，在 1900-1941 年则以橡胶加工和工业为主。[6]以学者王琛发的<惠州人在大山脚的地

[3]参考自 Chan Wai Yeap, Koay Su Lyn（2012）p2.

[4]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201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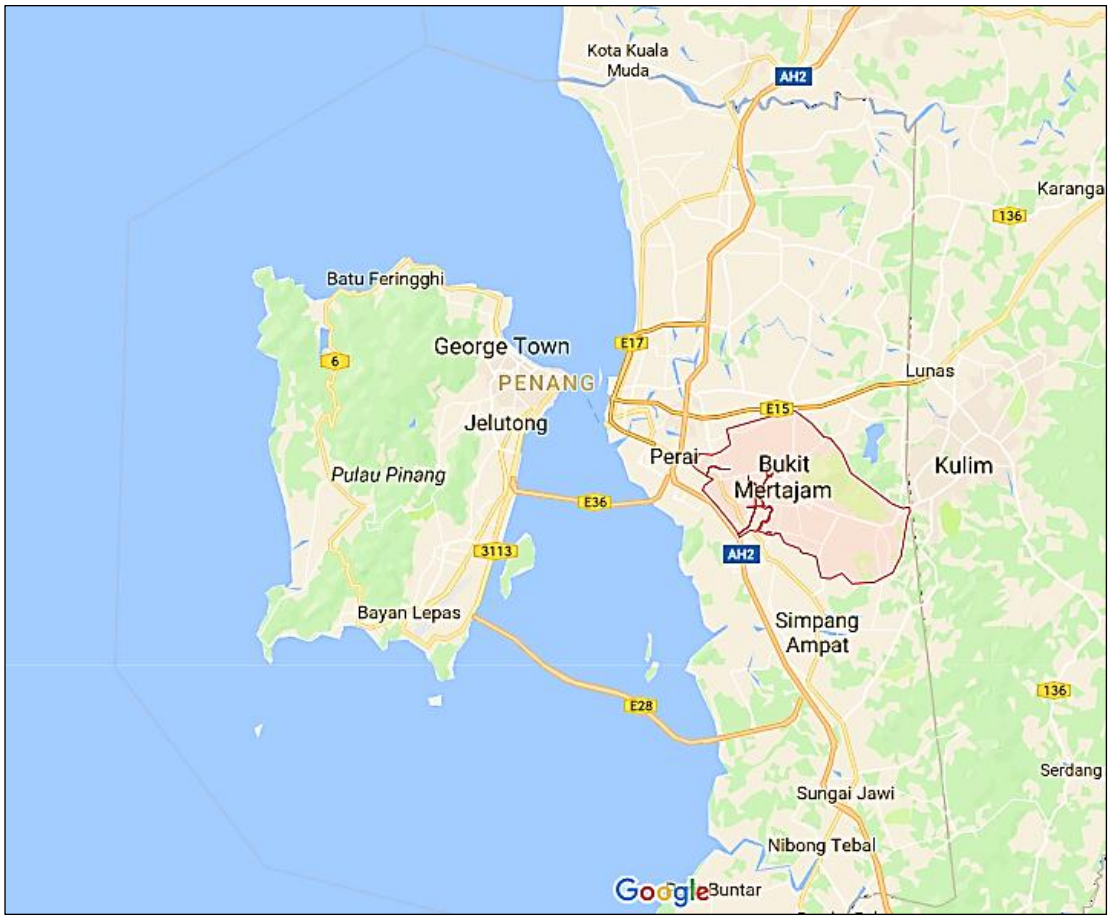
[5]参考自 Chan Wai Yeap, Koay Su Lyn（2012）p2.

[6]参考自 Chan Wai Yeap, Koay Su Lyn（2012）p6-12.

位以及组织变迁>一文则谈论了有关早期华人在此地区的发展背景，故本文则不多谈。

马来西亚独立后，大山脚的工业与房屋业发展迅速,于 1980 年代新开辟的住宅区有：南美园、百利镇、圣淘沙花园、珍珠市、阿儿玛花园、山脚镇、华盛园、武拉必花园等。（洪木玖，2005：29）市区主要以华裔居民为多，当中有以闽南语（福建话）为主要沟通语言，但其他语言也被广泛使用。

图（1）大山脚地图



资料来源：取自于网络 Google Maps，红色区域表示大山脚范围。

第二节、武拉必新村

武拉必新村（Perkampungan Berapit）成立于 1951 年，位于槟城州威中县大山脚社区。据 1954 年新村人口统计，新村成立时有 2075 人，至 1995 年有 5000 人。（林廷辉、宋婉莹，2002：175）建村初期，村民们面对了种种问题，如自来水供应、电流供应，沟渠阻塞、道路不完善等，造成了村民生活的困扰，而当时村民均依靠自掘的水井来提供日常用水。

在未开发为新村圈地前，此地也称“Durian Kang”，有少数人在此生活，从事蔬果种植工作。据武拉必新村村长胡明彬表示：“新村仍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以及加工业，如豆皮制作厂、豆蔻加工厂、咖啡粉制造厂等，是新村的土产以及特色。”（胡明彬，2017.3.4）如今仅存豆蔻加工厂与咖啡粉制作厂，而豆皮制作厂已逐一结业。另一方面，新村居民的职业形态是多元的，除了割胶和种植蔬果外，村民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1970 年代以来，新村发展出小型家庭工业（主要是豆蔻加工食品），一度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形态，惟近年来才沉寂许多。

新村目前估计有 400 户人家，约 1 万多人口。（胡明彬，2017.3.4）由于地缘关系，武拉必新村的方言群结构与槟城州大致相符，即以福建人为多，潮州人、客家人局次，广东人与其他籍贯仅占少数。新村居民在沟通方面均以闽南语（福建话）为沟通媒介。除了近年来通行的华语，传统家庭仍以原籍方言交谈。武拉必新村基本上属于多元方言群混居类型。

武拉必新村具备一般新村的规格，全村由三条主要道路纵横交错，Jalan Berapit，Jalan Utara 和 Jalan Haji Sulaiman 为主要大街，形成三角状；

Jalan Besar 为新村入口处，纵贯到武拉必华文小学（SJK(C) Perkampungan Berapit），横贯 Jalan Tengah 与 Jalan Palang。Jalan Balai 则是次于 Jalan Besar 的街道，均可通往新村菜市场。其余的道路还有 Jalan Tokong，Jalan Mengkuang， Jalan Satu 至 Jalan 10，共 19 条道路。（见图 2）整体而言，武拉必新村是借由这些纵横的道路分割而形成规律的三角状或称扇状地形。

新村早期设有警察局，但现今已成为废弃之地。华文小学[7]、民众会堂、基督教堂都是早期建立，而后期才建立有盖篮球场让居民使用。胡明彬父亲，胡炳生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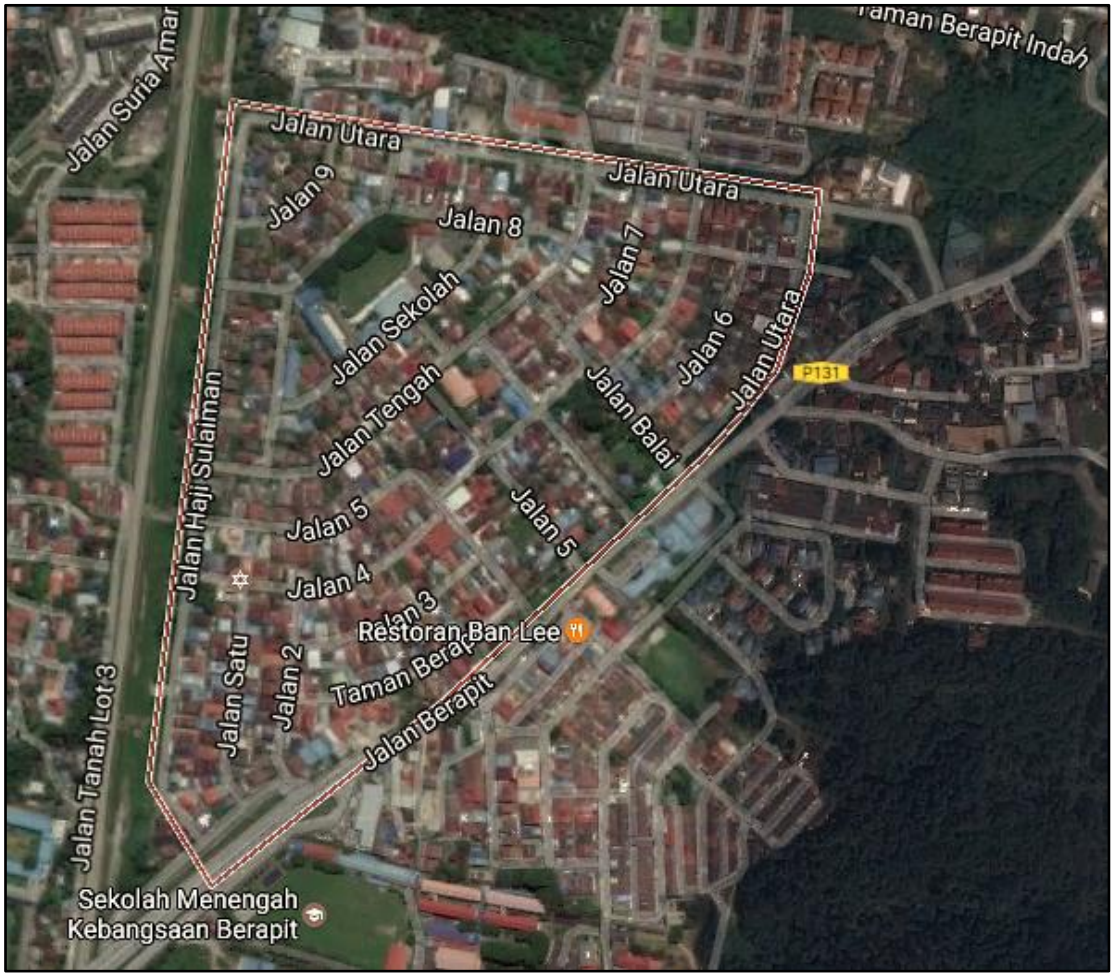
> 古拜（早期）的警察局是木板做（建）的，这几年就无 mata（警察）在那边了。我无顾夜的，suka 去巡，无 suka 困咯（闽南语），自愿的，没有工钱的。巡逻队是滴 1957 年成立的，古早巡时，一人一把枪，那种五粒（颗）仔（子弹）的，他们是早上 6 点开（闸）门，晚上 6 点关的，有两个门，一个大门，一个后门。他们还有做酒的，在山上，是偷偷做的，做酒犯法嘛，了（然后）他们就偷偷拿来卖。（胡炳生，2017.3.4）

在 50 年代成立的巡逻队，是为防范马共袭击以及村民安全而设。因村民们会外出割胶或是“顾园”（闽南话），所以需要巡逻队保护村民的安全。由此观之，新村的规划基本上是合乎《布利克斯计划》预设的完备新村格局与面貌。

[7]武拉必华文小学是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时搬迁过来的华文小学，占地 5 英亩，有教室、行政室、9 所教师宿舍，皆由木板及“亚答屋”所盖建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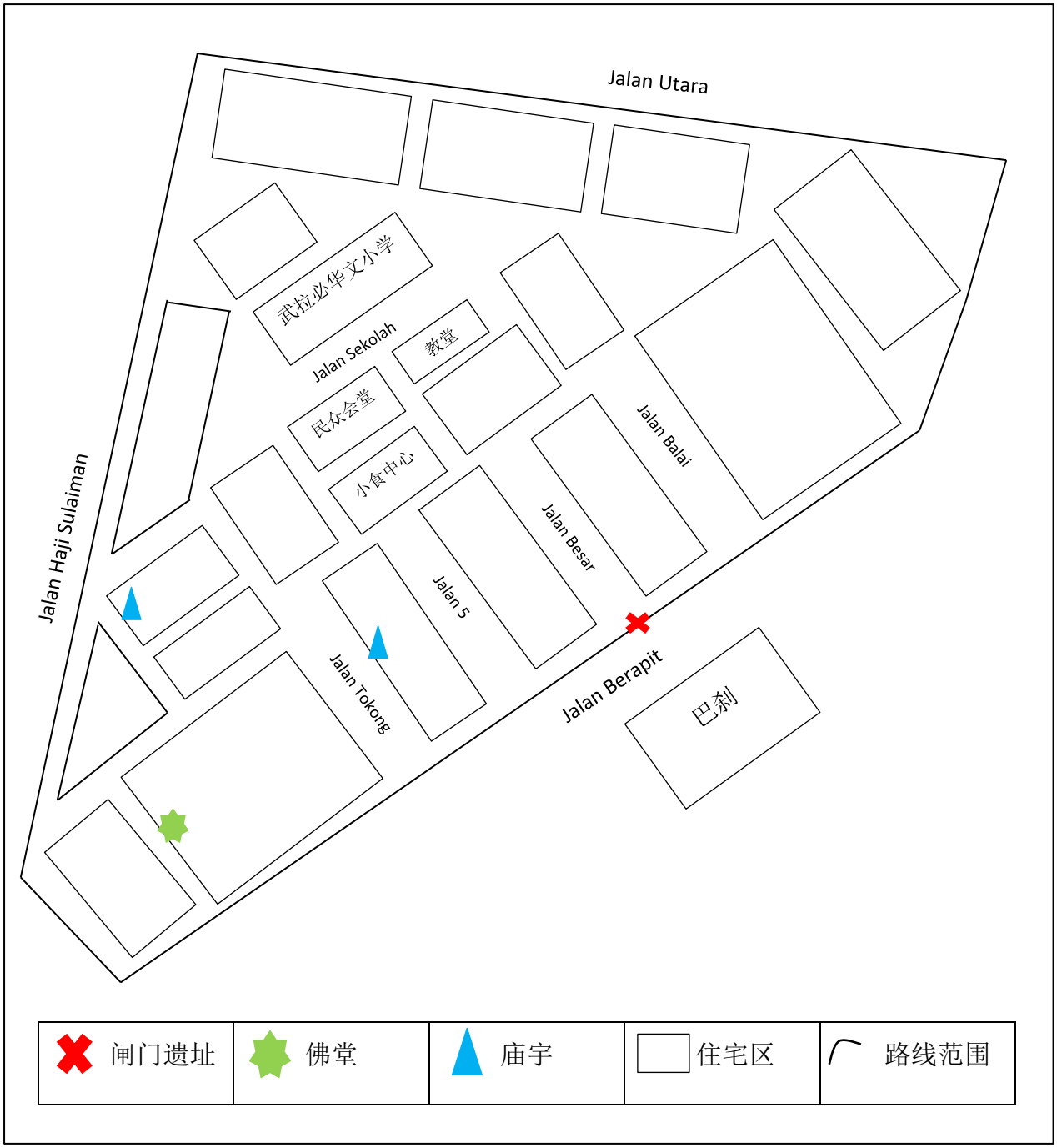
新村居民也建立诸多庙宇，如真君大帝古庙、玉虚宫、臭头济公仙师坛、大圣宫、昆仑庙、金山伯公庙等等。（见附录图（1））此外，新村也设立了“武拉必华光大帝武术龙狮总会”，将舞狮文化推广至全马各地。在近年成立乐龄俱乐部，透过举办一些活动让乐龄人士参与，如早晨体操班、中秋晚会、元宵晚会、庆新春晚会等小型聚会。

图（2）武拉必新村路线图



资料来源：取自于网络 Google Maps，红色线条内即武拉必新村的范围。

图（3）武拉必新村平面简图



第三章：春节与年之概念

“春节”是一种民俗节庆的节日。通过节庆活动，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文化发展。华人的岁时节庆，应当以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农历新年最为隆重。人们从除夕夜开始欢庆至农历十五的元宵节才正式结束。

李业霖于《马来西亚华人节日》导论指出：“传统节日是一年当中，有传统习俗或民间信仰形成的，有周期性的、有特定主题的庆祝或祭祀活动。……风俗活动，历日安排和节日传说，构成了传统节日的三大要素。”（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1997：2）显而易见，源于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以祭祀活动为中心，主要还有农闲时期的活动。节庆除了满足人们社交需求和娱乐功能外，也反映了华人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怀和面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8]；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于此诗中描述了春节中的热闹画面。其中谈及的“春节”为何物？故本文尝试为“春节”这颇为笼统的概念作一诠释，进而论及“年”的概念，以下将进一步探之。

[8]屠苏：又称“酴酥”，或“屠酥”，据《岁华记丽》注云：“俗有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可见传承悠久的春节饮酒习俗至今古风犹存。

第一节、春节的溯源与定义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春节最初是反映大自然节律的节日，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缩影。现今大部分人皆以“过年”称之为过春节。春节源于上古时期的腊祭，如《中国风俗大辞典》载：“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传说那时每逢腊尽春来，人们便要杀猪宰羊，祭祀祖先和老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申士垚、傅美琳编著，1991：211）经过一年的劳动，人们会在年初之际用收获物来祭祀众神祖先，感谢自然的馈赠。历经时间的淀定，人们把这种祭祀的活动流传下来，此乃春节的雏形。

“春”最早可见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如<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1997：389）描写春天万物徐徐律动的情景。《礼记正义・月令》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是月也，以立春。”（（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1997：1352-1355）表示了春季的岁时节令活动较多，内容丰富，有立春日、鞭春牛、食春饼等活动。

“节”在《说文解字注・竹部》曰“ [9]、竹约[10]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8：189）即指竹节分为前后两段，节气如同竹节一般，将某时间段分为前后，由此定一个节令，举行一个仪式，宣告从一段时间向前过渡。《史记・历书》记载：“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抚十二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汉)司马迁撰，

[9] 此字取自于小学堂，网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xiaozhuan?kaiOrder=3173。

[10] 段玉裁注曰：“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8：189）由竹节引申为节令、节奏、章节等意。

1982：1255-1258）古人以感受自然的规律，依据不同季节的变迁，构成春播夏耕秋收冬藏的规律，进行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以及举行祭祀活动。由“二十四节气”形成重要的节日，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

“春节”于《中国岁时节令辞典》词条下为：“春节的正日子是正月初一，但节期远不只一日，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四祭灶后即开始，一般到正月十五日才结束。”（乔继堂、朱瑞平，1998：94）但古时岁首时间不同，夏朝岁首与今日相同，商朝则定于农历十二月，周朝改定于农历十一月，至秦汉初期则定于农历十月。汉代中期，汉武帝大初元年采用“太初历”，规定以孟春正月初一为岁首，古称“元旦”。至辛亥革命[11]以后开始采用西历，将 1 月 1 日称为“新年”，农历初一改为“春节”。“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正式规定公历 1 月 1 日为新年，通称“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申士垚、傅美琳编著，1991：211）正月初一为元日，亦有三元之称，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

《中华传统文化节庆研究》一书将传统节庆分为六大类型：生产类、宗教祭祀类、驱邪祛病类、纪念类、喜庆类、社交娱乐类。此类分析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是顾此失彼的，因为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综合性节日。（赵东玉，2002：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春节实则属于多元类型，是从一个约定俗成的漫长历程中奠定下来的节庆。

[11]孙中山先生于 1912 年 1 月 1 日时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于同年一月十三日，令内务部编印《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周谢宏，2015：27）

一般上透过“节气”的变化出现的“节日”，主要是让人们掌握时间和季节的变化。后来，人们取有意义的时节来举行社会文化活动，进而形成固定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亦是由“节气”衍生而来。历经不同朝代，中国人仍然惯以农历为传统节日的时段划分。农历新年才是人们心中耳熟能详的“过年”，而大马华人亦依据农历正月初一为华人新年。

第二节、年的概念与传说

年，作为时间概念的计时单位，与日常用以计算的秒钟、分钟、时、日等单位相一。“今日流传于民间的‘过年’一语，至少已有九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周谢宏，2015：28）欢庆新年的内容和活动随着时间的累积越显丰富，也是华人对未来的展望，祈求把厄运和疾病一并去除，迎接好运安康的一年。

“年”在《说文解字注·禾部》中解释为“ [12]，谷熟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8：326）有谷物成熟之意；《春秋谷梁传注疏·桓公三年》中记载：“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晋）范甯注、（唐）杨士勋疏，1997：2374）可见“年”原是预祝丰盛喜庆的日子；《尔雅注疏·释天》也曾记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晋）郭璞注、（宋） 邢昺疏，1997：2608）在“岁”、“祀”、“年”、“载”四个不同称呼中，以“年”为后世人们广为使用。

[12]（季）此字取自于小学堂，网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27.5E74。

远古时期在民间流传了关于“年”的传说，而“年”背后文化意涵和文化功能一直影响华人社会深远。关于“年”的传说，不同书籍所记之处均有差异，但内容大致均为相同，主要是着重点不同而已，可见附录表（2）。从“年”的传说中，我们了解到在新春将近之时人们放爆竹的习惯和华人偏爱的“红”，皆源自于驱赶“年兽”所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而“年”被“驱赶——逃跑——重归”（陈晶芬，2012：58）的循环模式，也暗含了生命循环不息的隐喻，成为人类不断往前的动力。

简言之，春节从节气、时令的变化，形成具有规律性活动和特定意义的节日。透过“年”的传说，更赋予了华人对“年”的重要意义与重视。“年”在华人的心理层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形象。在蓬勃发展的时代下，“年”的传说越显模糊，甚至年轻人不清楚何谓“年”，而是否相信“年”之传说亦是见仁见智。华人对“年”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有钱没钱都会回家过年。

第四章：华人春节习俗

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农历新年形成了一套华人过年的习俗[13]，包括对神灵、祖先的祭拜，对家族亲友的问候；体现平安吉祥的春联、年画；体现阖家团圆的年夜饭；年节的特有的饮食文化等等。

在英殖民时期，许多华人移民到马来亚后仍具有强烈的乡土观念，虽身处异乡，但却不忘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如 J・D・Vaughan 在评论华人对自身风俗习惯的态度时论及：“华人是如此执着地保持他们祖先的习俗，尽管他们在海峡殖民地与当地原住民相处了几代，但他们依然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自己古老的风俗习惯。”[14]可见华人将自身的风俗和传统或有或无意识的保存下来，在马来亚同样过着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

自 19 世纪以来，华人逢年过节都会庆祝，而这些节日已成为他们常年性的活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由社团、财团、政党等主办的大型团拜活动。这些新年团拜的特点是场面大……是集节庆与社交、联谊、商业活动于一体的团体性活动。”（何思源，2013：94）此外，槟州政府为打造槟城为新文化旅游景点，于 2016 年 12 月在大山脚市区挂上 4000 盏红灯笼，设立 3D 楼牌[15]。此活动耗资了 20 万

[13]所谓“习俗”就是一种风俗习惯，经由历代社会与集体民众，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不断传承下来并相沿成俗的习尚，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重复行为。（陈晶芬，2012：12）

[14] 原文为：“The Chinese are so attached to the habits of their forefathers, that notwithstanding an intercourse in the Straits for many generation with natives of all countries they have zealously adhered to their ancient manners and customs. The intercourse has been so long and so intimate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delibly impressed their type, ethnologically speaking, upon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y to a great extent”第 4 页。

[15]参考《光明日报》（2016 年 12 月 21 日）：〈大山脚砸 20 万庆新春 2.5 公里挂 4000 灯笼〉，2017 年 3 月 20 日查阅于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2683?tid=23 。

令吉，在 2017 年 1 月 7 日邀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为楼牌与灯笼主持亮灯仪式，以让市民感受浓厚的新年气氛。于此，笔者将以访谈与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活动与春节食俗。

第一节、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活动

新村最热闹的日子莫过于华人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处于“年忙”的活动，如大扫除、办年货、贴春联等。马来西亚“特产”——新年歌专辑[16]，在新村大街小巷到处可闻，而新春的年货、食品皆已上架贩售。农历新年期间，各地的亲友、同学皆利用此机会相聚。以下将以访谈资料为辅，论述关于武拉必新村华人新春期间的筹备活动、传统活动、娱乐活动、祭祀活动四方面。

一、筹备活动与传统活动

新年前夕，新村华人的筹备活动多以扫尘、做糕饼、贴春联为主。扫尘，即大扫除，又称“清黜”[17]。家家户户都会全家出动一起打扫居家环境，拆洗被褥窗帘等，“耗时一天、半天都是必需的。”（陈林枝，2017.2.3）据居民黄女士表示：

小时候过年全家都要大扫除，用竹叶扫来扫蜘蛛网、灰尘，之后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搬出去，然后用水洗。那个时候全村的人是这样做的，有时候是这几家先，

[16]从 2008 年的鼠年开始便加入贺岁专辑行列的 My Astro，每一年都会发行自家的贺岁专辑。还有 988 电台与 NTV7 合作推出的贺岁歌曲与短剧让观众欣赏。

[17]清黜（筅）：为闽南语，大意指清理屋子，或指清扫煤烟之意；“筅”指用竹子做成的用具：筅帚。

过几天是其他家。（黄雪娇，2017.2.3）

按黄女士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除旧迎新”的涵义。扫尘亦指把一切“厄运”、“晦气”扫出门。其中谈及的“竹叶扫”，黄女士表示在新年前以竹叶定制的扫帚打扫，可带走“厄运”，而当时多数村民也会使用“竹叶扫”来大扫除。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此外，老一辈的妇女都会与左邻右舍一起做年饼。虽各家做法不一，但她们乐于享受聚在一起劳动的氛围。一部分人做年饼是为了与亲人好友分享，而一部分人则是做来卖。“古拜人过年，邻居找几个做 kuih kapit 这样，现在哪有。以前有啊，邻居们坐在一起做 kuih kapit，做糕。以前看他们做 kuih kapit 就知道新年要到了。现在全部出钱去买罢了。”（陈林枝，2017.2.3）可见时代的改变，人们宁可出钱购买，也不愿花时间去学习制作的方法。这样的心态或许会让这些富有本土风味的年饼渐渐会消失在人们过年的餐桌上，也因无人继承而失传。

闽南家庭还会做发粿、甜粿（年糕），若家中有人过世，不得蒸甜粿，只做发粿。因闽南人认为所做的粿成功与否将预示来年运气的好坏，所以主妇们在蒸年糕时有许多禁忌，如避讳小孩在灶边乱说话，避讳生人、孕妇、产妇、服丧者等。（洪阿惹，2017.2.3）人们更会在在年节做红龟粿祭拜神明，希望有“摸龟头，起大楼；摸龟嘴，大富贵；摸龟身，大翻身；摸龟脚，任吃吃不嗒；摸

龟尾，有头卡有尾”[18]（洪阿惹，2017.2.3）的应验，象征人们对新年的祈求与祝福。

再者，贴春联亦是新村华人在新年前夕的活动之一。春联，亦称“门对”、“春帖”，源出于古代桃符，而写春联在马来西亚称为“挥春”[19]。“过去，春节将近之时，总会有老人为村民们写“春联”，现在已少见。”（胡明彬，2017.3.4）胡先生为此表示感慨。现今多数人均购买朔料制成的新式春联，虽经济又美观，但却缺少了人情味。

挥春“不但可以怀念先辈们在原住地的类似气氛，保留该传统，更为马来西亚华人创造力富有南洋特色的中国艺术，不是为一项创举。”（李灵窗，2004：96）据胡先生表示：“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新村有举办挥春比赛。这次是因为我第一年当村长，所以请到槟州大山脚区国会议员王国慧来。”（胡明彬，2017.3.4）（见附录图（2））除了贴春联，居民们还会在门上贴“福”字，有的则把“福”字倒贴，寓意“福到”。多数村民则选择在除夕夜高挂“红彩”或“门彩”（闽南话：红布帘），用意与春联略同。

早期，居民们在吃团圆饭前会有祭天祭祖的仪式，（陈林枝，2017.2.3）其含义是为提醒人们在享有美好生活的同时，不可遗忘对大自然与祖先的恩惠。

[18] 此民谣需以闽南语阅之，意指摸乌龟全身，可以得到好意头的祝福。乌龟的意象也代表着长寿之意，而在新春将其染上红色，称之为红龟粿，更是应景之物。

[19] “挥春”发生在每年的春节前后，各个地区的“会馆”、“独立中学”或是“华人大会堂”皆会举办挥春书法比赛。有人推测“挥春”是马来西亚华人独创或是从方言延伸而来的“汉字词组”，因“挥春”一词在华语辞典中均不见收录。为何马来西亚会出现春节“挥春”的活动呢？有人认为，因马来西亚没有四季，一般华人没机会经历真正的春天，而为保留华人先辈固有的传统习俗，借以“挥春”活动意会先辈们的实况。基于对先辈们的怀念，故在春节才有“挥春”之举。（李灵窗，2004：95）

除夕夜最为传统的活动即是年夜饭或称团圆饭，一家人围在桌旁共吃团圆饭，享受满桌的佳肴，也是享受团聚的气氛。今天，无论是在外求学或是谋生的居民，一般都会在除夕夜赶回家吃团圆饭。据胡先生表示：“我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有一个在 Sarawak 读书，可是每年新年一定要回来过年”，（胡明彬，2017.3.4）可见除夕夜的团圆饭强调的固然还是“团圆”二字。

除了吃团圆饭，居民依然还有守岁的传统习俗。守岁始于唐代，人们会在除夕夜围炉而坐，终夜不眠，而“守岁含有对过去时光依依不舍之意。”（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1997：15）长辈们除了在除夕夜祭祖外，还需为孩子们准备压岁钱。压岁钱，在马来西亚称为“红包”（马来友族称“Ang Bao”）。给压岁钱预示着镇岁、去病、避邪、祈福，是长者对晚辈的祝愿。洪女士则认为派红包，是为增添年节的喜庆气氛，小孩们更是因红包而开心。（洪阿惹，2017.2.3）

一般家庭会在年夜饭后由长辈发给晚辈，有些长辈则会在儿女熟睡后将压岁钱放在枕头底下，更多的是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当孩子们穿了新衣裳向长辈们拜年后才能得到。而新年派“红包”是华裔族群的传统，只有结婚人士才能派发，接受红包的人多属未婚的后辈或小孩。

再者，多数居民早期并没有出门“拜年”的活动。拜年亦叫“贺年”，是新春传统习俗，亦是人们相互祝愿的一种方式。黄女士表示：“因为我们在这里（马来西亚）的亲戚很少，而且那时候没钱出门，出个门要花费很多。所以新年期间都是呆在家。最多是跟邻居拜年，或是在村子里而已。”（黄雪娇，2017.2.3）可见早期居民对“拜年”的范围是以家庭为主，与今日年轻一辈“拜年”的概念截然不同。现今新村的年轻一代在过年期间都会到朋友家拜年做客为多。

在新年期间，新村还有舞狮采青的活动。舞狮起源于“年兽”喜食蔬菜之说，故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放置一盘蔬菜，以备“年兽”采食，而采食蔬菜称之为“采青”。“采青”在清代更有暗喻“踩清”之意，（高宜、姚树贵，2007：9）希望借此寓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无论舞狮来源的说法如何，其作为节日庆典的文化活动之一，同样也为大马华人传承与发展。

舞狮采青具有祈求来年事事如意的好彩头。“另一方面，舞狮采青热闹和充满情趣的表演特征，也非常符合华人农历新年期间的喜庆气氛。”（莫光木，2010：35）武拉必新村的舞狮团在过年期间都会挨家挨户采青，有意者皆可在家门前高挂“利是”。舞狮登高采摘，“利是”挂得越高，舞狮者则要跳得越高，挂“青”者越会图得吉利。（洪阿惹，2017.2.3）一些则是以柑橘和红包摆放于篮子中，当狮子含在口中，先把柑橘剥皮，把橘肉在地上拼成“吉”字，象征大吉大利、事事吉祥。

二、娱乐活动与祭祀活动

过年期间，少不了的当然还有娱乐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放鞭炮。放鞭炮源自于古人以火烧竹，利用竹枝的爆裂声驱赶“年兽”传说。放“爆竹”更有驱邪之意。后来，人们在“鞭炮”的基础上发展出各式花炮、烟花。在早期未禁止放炮时，新村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而放鞭炮更是新村小孩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每逢新年，全村的小孩都会聚集在一起放鞭炮，那时候的新年气氛是最热闹的。各式各样的鞭炮都在新年期间买得到。”（胡明彬，2017.3.4）可见放爆竹的习俗是过年娱乐活动的标志，是喜庆心情的流露。

人们在新年期间还有赌博、喝酒的习惯。这些活动虽不太可取，但华人新年赌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期在中国农村的春节，所有男女老少都会参与赌博，虽然他们意识到赌博的坏处，但人们以“这是过新年”，“每个人都这样做”为由原谅自己，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消遣”，“在别的时间再也不会干了”的想法。（颜清湟，1991：223）似乎在新年赌博已被认定为华人传统习俗，人们都会以“小赌怡情”为借口参与赌博活动，而武拉必新村的华人亦是如此。

据《中国报》报道关于大马华人新年期间赌博的心态是“‘不赌不知时运高’……借由赌博来测试自己在新一年的运程好坏。赢钱，当然就代表着那一年会行大运；输钱，却又可以代表着破财消灾。”[20]赌博方式的多样，有扑克牌、骨牌等，几乎村中的大人小孩都善于赌博，更会在新年期间大显身手。可见华人受赌博“吸引力”的影响，断然无法抗拒赌博的“魅力”。

再者，居民们还有闹元宵的娱乐活动。正月十五元宵节，称上元节、灯节，为春节最后一日，象征着农历新年的结束。闹花灯是元宵节民俗活动之一，而居民们在 80 年代时有赏花灯的活动，有六角宫灯、柑橘灯、莲花灯等，还有以竹子制作的花灯，颇为精美。（胡明彬，2017.3.4）近期闹花灯的活动在新村则沉静许多，其原因是新村年轻人与小孩皆到大城市发展，所以此民俗活动也逐渐消失。

除了闹花灯，马来西亚各地还有元宵抛柑的活动。因元宵节又有“中国情人节”之说，故新马一代发展出“抛柑，嫁好尪（闽南语：丈夫）”

[20]参考《中国报》（2015 年 3 月 5 日）：〈林子揚：为何新年要赌博〉，2017 年 3 月 20 日查阅于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305/%E6%9E%97%E5%AD%90%E6%8F%9A%E7%82%BA%E4%BD%95%E6%96%B0%E5%B9%B4%E8%A6%81%E8%B3%AD%E5%8D%9A/ 。

的活动。新村居民都有参与抛柑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认识未来伴侣。（黄雪娇，2017.2.3）如今，抛柑活动演变成一个青年男女的新年活动，在柑橘写上联络号码，以期盼寻得一段良缘。然年轻人有自己的娱乐活动，而新村的老人则以较为简易的方式来庆祝元宵节。据胡先生表示，“十五暝（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在乐龄俱乐部有一些活动。村民们都会参加，年轻人都回去上班、读书了。我们的活动就是唱唱歌、跳跳舞，一起吃顿饭这样，都比较简单。”（胡明彬，2017.3.4）可见闹元宵渐渐演变为人们团聚在一起聊天、歌唱的娱乐活动了。

春节祭祀，有祭拜神明与祖先，不外乎还有祭灶。祭灶是民间流传极广的习俗。早期新村家家户户都设有“灶王爷”神位，称“灶王爷”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陈林枝，2017.2.3）灶王爷的画像上大都还印“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传说其乃玉皇大帝派来管理各家厨房，作为一家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祭灶的时间多数是腊月二十三、四日，但各家祭拜时间不一。人们在这一天都要为灶君送行，希望他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故灶神像两旁还会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据陈女士表示：“每间家拜的时间都不一样，我都是在很早的时候拜的，在正月初一拜多一次。通常都会拜糖果、甜粿，给灶王爷吃甜甜，等他上天的时候才会说好话。”（陈林枝，2017.2.3）而食物永远是人们与天地神灵沟通最朴素、最直接的通道。因其看管着人们日常所需的“火”，故灶王爷又有“火神”之称，受到居民的崇拜。

正月初九是闽南人每年春节中相当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在中国福建省、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福建人才被隆重庆祝。武拉必新村的华人亦有“年初九

大过年”之势。对福建人而言，天公诞也是他们感恩的日子，更有其背后的传说与意义。

天公，指的是“道教信奉的玉皇上帝，闽台民间俗称天公或天公祖，也简称玉帝。”（朱天顺，1993：56）玉皇大帝由中国古代人们对天的崇拜演变而来。其传说背景为中国明清时期，但流传版本不一，亦无文献考据，故其可信度有待考量。洪女士表示拜天公的传说乃传于地处沿海一带的浙江与福建地区。当时的人民不时受日本的侵袭，有一年日本人又来袭，当时正值农历正月初九的夜晚，闽南人纷纷逃难，躲藏在“甘蔗芭”，日本人在夜里见不到人，于是以长刀向“甘蔗芭”胡乱砍伐后离去。那一夜闽南人就是靠“夜间甘蔗尾留下的甘蔗汁”充饥，逃过劫数。（洪阿惹，2017.2.3）

另一种说法则是在清朝时期，福建地区出现反清复明的余孽，清朝军队正于农历正月初九之时到福建剿灭反清分子，而人们为躲避官兵的追杀躲藏在黄梨园里。清朝军队认为长满刺的黄梨园区是不可能躲藏，故反剿之事也不了了之。因此，闽南人认为此乃天公保佑，故每逢正月初九都会隆重祭拜天公。其中必备是一对肥大的甘蔗和“旺来”（闽南语：黄梨）以感谢天公的保佑，更期盼来年日子越来越兴旺。

根据武拉必新村福建人的习俗，他们会在初八晚上祭拜天公，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合家平安。祭品中不可缺少的是甘蔗，洪女士说：“一来甘蔗是福建人先祖的救命恩物，二来是甘蔗有“节节高升”的好兆头，三来是甘蔗在闽南语中与“感谢”谐音。”（洪阿惹，2017.2.3）此说与《光明日报》报道颇为相似，

“甘蔗福建话与‘感谢’同音，以甘蔗祭拜天公最合适不过了”[21]。故福建人在祭拜天公时一定要准备好甘蔗。其他供品还有三牲（猪肉、全鸡、全鸭），糕饼，水果，面线，龙香等。祭拜时村民们会设起天公坛进行拜天公仪式，一般以家中最为年长者上头香，为子孙们祈求福寿安康。

在祭拜天公的禁忌方面，洪女士表示“一般按旧习俗的惯例，家中若有人去世，必须经过 3 年之后才可祭拜。因为天公乃至上之神，而戴孝之人仍身带晦气，不宜祭拜天公，以表示对天公的尊敬。” （洪阿惹，2017.2.3）家中妇女身体不洁者（来红），通常都会被禁止触碰供品、焚香膜拜，以免侮辱神明。

至今祭拜天公的仪式、供品多样化，信众大多也依据各自的喜好来揣摩头顶上的神灵，荤素不拘。由此，拜天公也在马来西亚形成本土民间信仰的文化特色。“在马来西亚，拜天公已不只是福建人的习俗的，客家人、广东人、潮州人也加入拜天公的行列，以求拜过天公后，在未来的一年内皆能心想事成、一家人和睦平安。”[22] 人们透过对神明的祈求，达到对心灵上的安慰，更是借此满足民众的本能欲望。另一方面也达到保存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意义。

简言之，春节活动使人们在单调的生活中变得有活力；使一成不变的生活得到精神享受，让人们从疲劳中休息。因此，春节娱乐活动与传统习俗不仅体现了休闲功能，亦体现华人群体的精神，具有凝聚华人团结力量的功能。

[21] 参考包素菡，〈福建话甘蔗表达感谢・年初九天公大过年〉，《光明日报・副刊》，2009 年 2 月 2 日，2017 年 3 月 23 日查阅于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038?tid=9。
[22] 同上。

第二节、武拉必新村华人春节食俗

“吃”乃为人们所重视，亦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品”。在华人许多词汇中都与吃有关。人们在日常见面时的第一句问候便是“吃饱了吗？”，已故吴德耀教授将此特殊现象称作“食的文化”。（吴德耀，1980：13）在繁忙的社会里，仅靠自发传承习俗文化已愈发困难，但唯独人们对食物的眷恋与记忆是难以磨灭的。

人们对于春节食俗的态度，以“大吃大喝”来满足平日的粗茶淡饭。“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六十年代初大马华族一般中下层及穷人家，平时以番薯（又称地瓜）粥补充视为“奢侈”的米饭度日的情景”，（苏庆华，1994：135）唯独在传统节庆，祭拜祖先之际才有肉吃。节庆之举行亦为昔日平淡的生活注入了缤纷的色彩。从除夕祭神祭祖，合家团聚的年夜饭一直到元宵节，均可见华人的饮食文化。

春节食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米面、鱼肉、蔬果三大类型。米面类包括了年糕、米饭、汤圆、面线等；鱼肉类则有肉干、腊肠、鸡、鸭、猪肉等；蔬果类包含了华人过年必备的芦柑、柑橘、黄梨等。

一般上，武拉必新村居民们年饭的主食多以海鲜为主。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和鱼，“鸡”与“吉”谐音；“鱼”与“余”的谐音，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新村闽南人的过年餐桌上一定会有“韭菜”，“韭”与“久”谐音，寓意长寿。此外，萝卜在闽南人的过年餐桌上也必不可少，闽南人称萝卜为“菜头”，意为“好彩头”。有些家庭在吃年饭时有吃剩的习惯，寓意年年有余。（洪阿惹，2017.2.3）

除了一般饭菜式的年饭，多数老一辈的村民都会在除夕给家中长辈煮上一碗黄面或面线，祝福年长者如面条般长而“瘦”，寓意长寿。而面线配上红鸡蛋更是福建家庭在年初九的天公诞必备的食品。吃团圆饭不仅要吃饱，还要喝足，故有“一年喝一次汽水”（黄雪娇，2017.2.3）的习惯。这或许只有在 50、60 年代的小孩才有的记忆。现今过年当然也少不了饮料，但相比较于早期的小孩而言，唯有期盼在新年能喝上汽水的心情，那种喜悦是无法言语的。

正月初一开始的拜年活动，便拉开了人们对“吃”的帷幕。在亲友贺岁、拜年时，一般要请客喝茶、喝酒等饮品。人们到亲友家拜年时，主人家都会端上“元宝茶”以示吉祥发财之意。（周碧婵，2017.3.4）春节期间以各种珍贵的茶饮待客更是厚重的节俗。除了饮品，传统家庭还有摆果盒待客之俗。果盒中装有蜜枣、糖莲子、柿饼、花生等，分别寓意早生贵子、连生贵子、事事如意、花着生。除了果盒，年节炒货如开心果、瓜子、腰豆等更是人们所喜爱的零嘴。

一般上年饼种类繁多：有香辣虾米卷、青豆饼、腰豆饼、花生饼、黄梨酥、炸蟹條、鸡肉丝卷、蝴蝶结饼、蜂巢饼，还有娘惹鸡蛋卷（Kuih kapit）、番婆饼/薯粉饼（Kuih bangkit）、鸡蛋糕（Kuih Bahulu）等。（见附录图（3））娘惹鸡蛋卷（Kuih Kapit），称“粿夹必”或“情书”。其原料中所使用的椰浆，主要从马来友族以及娘惹饮食方面的融合演变而来。（洪阿惹，2017.2.3）透过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上的融合，华人先辈创造了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特有本土风味的糕饼。而人们在新年都会吃年糕，因年糕多由糯米制成，谐音年（黏）高（糕），寓意“步步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节庆民俗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于是鱼肉类祭祀的习俗由此演化为节庆食品。因早期人们生活困苦，在日常生活中并非餐餐有肉吃，唯有在节庆时祭拜祖先神明才有肉吃。这些食品在早期都是人们自己制作，“肉干，也是住家自己做的，腊肠也是自己做的。”（胡明彬，2017.3.4）因早期并无冰箱，所以人们以腌制的方式将肉类保存，更可以在年节时享用。现今，人们在过年期间少不了的还有肉干、腊肠。这些食品在新春期间更是热卖食品，亦是居民的伴手礼佳品。

节日中，人们更是将瓜果蔬菜视为必备食品，同时还名以喜庆名字，增添节庆的气氛。如新村各家过年会买上柑橘，“人家讲是‘金’来的，一个好意头。广东人说的有柑有金。”（胡明彬，2017.3.4）而黄梨在福建家庭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年节水果。一般都会拿来拜祭祖先神明，祈求一年“旺来旺来”。

再者，居民们还有人日[23]捞生的食俗。“捞生”是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最具本土色彩的贺年食品之一。“捞生”或称“捞鱼生”，因材料中除了生鱼片外，还有生油，萝卜丝、高丽菜等蔬菜，花生，酱料，当季水果如柚子肉、柑橘等，色彩缤纷，故有“七彩鱼生拼盘”的名称。“捞”在粤语中指“搅拌”，用筷子将食物夹起高举，口中说着吉祥语，如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步步高升等，直到食物搅拌均匀为止。“捞”这一行为也含有越捞越高，“越捞越旺”的好兆头，有风生水起之意。

[23]正月初七，俗称“人日”。根据习俗对人日的解释，是指“众人的生日”，从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规定的属性：一日为鸡、二日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九日为天、十日为地。至于禁忌则规定，初一不杀鸡，初二不宰羊，初三不杀猪，以此类推，到初七这一天，则规定不对犯人行刑。（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1997：17）

早期居民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惯。吃元宵又称吃汤圆，意在团圆，又因时在正月十五，寓春节如意圆满。现今多数人都是在冬至吃汤圆，而元宵节只用以供奉祖先与神明。（周碧婵，2017.3.4）而福建家庭在元宵节有一道娘惹甜食，摩摩喳喳（Bubur Cha-Cha）希望在吃过此甜食后的一年里生活都甜甜蜜蜜。据黄女士表示：“我们小时候，婆婆都会煮一大锅的 Bubur Cha-Cha，然后分给邻居，有时候分到来自己只剩下一点，但是很开心咯。”（黄雪娇，2017.2.3）人们在食物上感受人情凝聚的同时，也在渐渐消散的鞭炮声中留住最后的传统年味。人们不仅耗时费力用菜肴装饰春节的一日三餐，还用各种精美诱人的零食填满每一个春节的缝隙，而这些年节食品正是为了装点和丰富春节的闲暇。

第三节、问卷调查分析

此部分均以笔者收集的问卷调查报告为主要论述内容，而笔者主要以电子版的问卷派发给新村居民，故大部分的采访者均为年轻人士。笔者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0 日派发了 103 份的问卷给武拉必新村的华人居民，成功收集了 101 份调查问卷。此次问卷调查主要有 10 位年龄介于 10-20 岁、81 位年龄介于 21-30 岁、6 位年龄介于 31-40 岁、4 位年龄介于 41-50 岁的居民，其中共有 53 位女性以及 48 位男性，如表 1 所示：

表（1）采访者年龄层、籍贯与性别

籍贯 / 年龄层	福建		潮州		客家		广东		其他（海南、福州等）		总人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1-20	2	-	-	1	1	4	-	1	1	-	10
21-30	15	12	15	14	7	7	-	3	4	4	81
31-40	-	2	-	-	2	1	-	-	-	1	6
41-50	-	2	-	-	-	1	-	-	1	-	4
总数	33		30		23		4		11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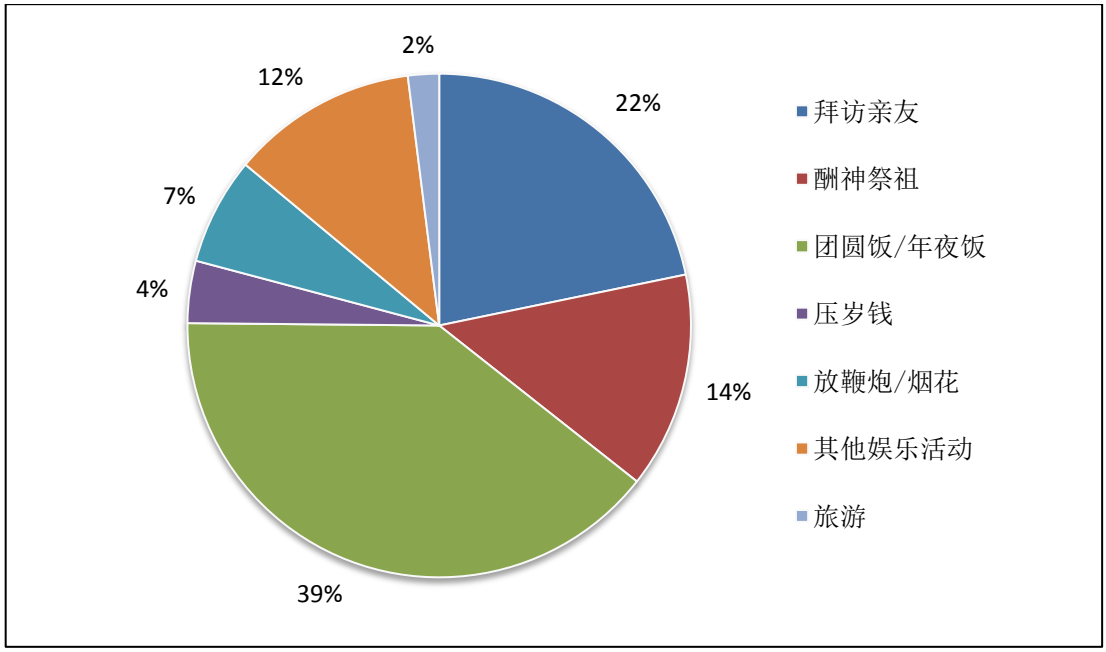
表 1 显示了在 101 份问卷中，有 33 位乃福建人、30 位潮州人、23 位客家人、4 位广东人、以及其他籍贯如海南人、福州人等 11 位。其年龄层以及性别均可透

过以上显示，较多对象为年龄介于 21-30 岁的居民。此表亦说明武拉必新村华人籍贯的多元，透露了华人各个籍贯相融于此。

问卷中，有 97%的居民对维护华人新年传统习俗的态度是给予支持的，唯有 3%的人认为与其无关，而此 3%人士则是职场工作者。显而易见，居民们对维护与传承传统习俗的责任依然保持乐观态度。其中，有 60 人认为过年较缺乏民俗文化，缘由乃是他们并未全权参与过年活动，故才会认为缺乏年味。而有 25 人认为简单过年就好，11 人则认为现今与传统年节并没有太大差异。

居民中认为年节最具有印象的活动是团圆饭，而 22 人认为拜年才是新年的标志性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今，人们亦透过电话、短信的拜年方式向亲友道贺，利用网络的便利来传达对远方亲友的慰问和祝福，以下图皆可观之：

图（4）居民对春节最具有印象或代表性活动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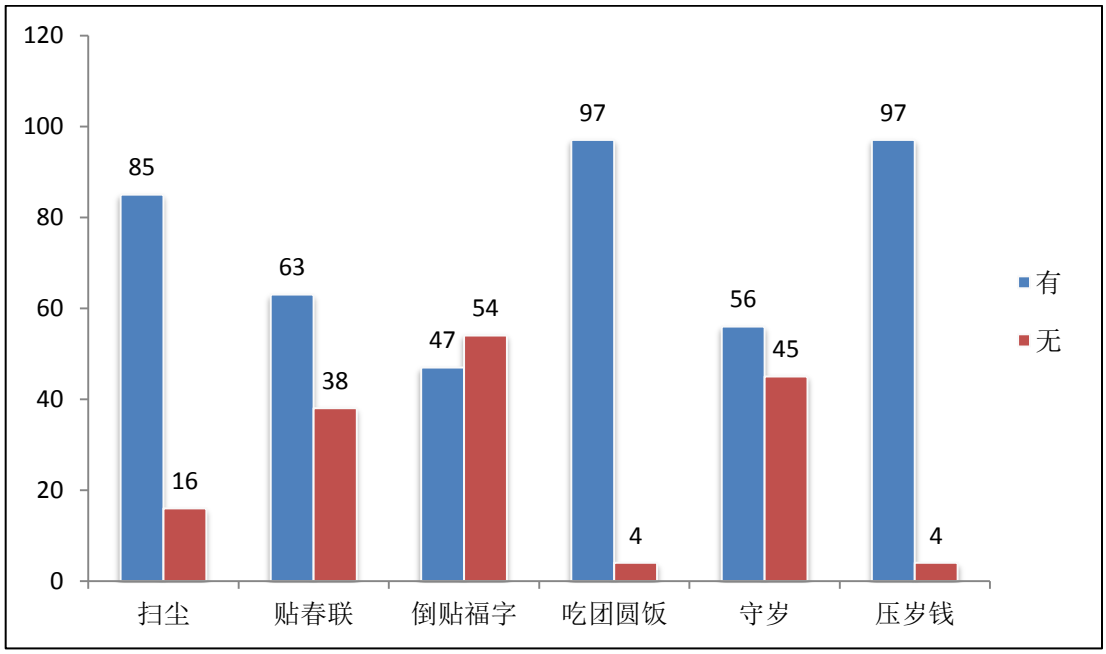
新春期间，武拉必新村居民皆有参与筹备活动与传统活动，但参与人数不定。（见图 5）我们可以发现扫尘人数最高，但现今人们多以吸尘器代替“竹叶扫”。其原因是现在难以买到“竹叶扫”，而大扫除必用竹叶扫的观念在年轻人看来是不重要的。有些年轻人会选择请清洁工，难免就少了全家一起劳动的气氛。“新年一定要从大扫除开始才有气氛的，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各自忙各自的事业，都不一定会去做（扫尘）。”（胡明彬，2017.3.4）可见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与观念的变化中，对新年活动的参与也逐渐减少。

传统活动则以吃团圆饭、给压岁钱为最高，而让笔者出乎预料的是居民们依然保持着守岁的传统习俗，即有 56 人参与，是 101 份问卷中占据半数以上的。而以倒贴福字为少，即只有 101 位中的 47 位，与守岁正好相反。

以团圆饭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至今所保留的团圆饭仪式虽已逐渐简化。有些家庭是没有吃年夜饭的习惯，如黄女士而言，“我们家农历新年没有吃年夜饭的，因为兄弟姐妹都住在这附近，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都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所以年夜饭也不太需要了。”（黄雪娇，2017.2.3）当然，是否要吃团圆饭都是因人而异，但年夜饭还有深层含义，即提醒人们除了要努力赚钱之余，也不可忽略亲情的重要，此乃华人家庭一直以来所重视的伦理观。

其中，红包或压岁钱在时代变迁中，演变成派发或接收红包的“专利”并非只属于华裔族群。在各行各业中，多数商家也会派发红包给其员工，以表示对员工的一点心意，亦有“开工红包”或“收工红包”的叫法。

图（5）春节筹备活动与传统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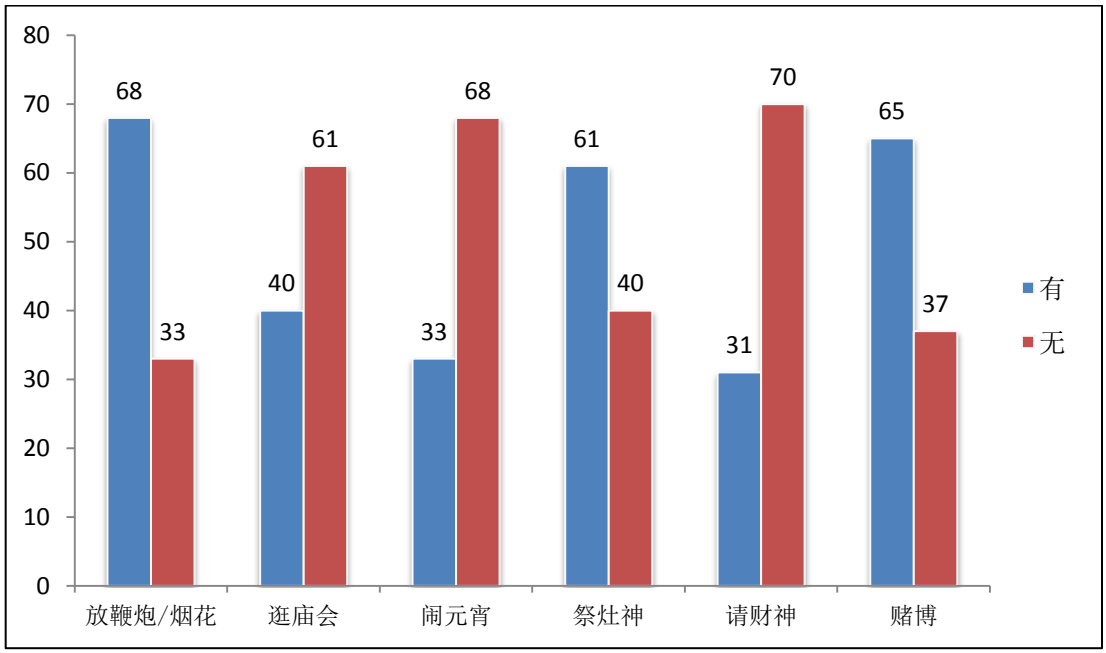


再者，居民的娱乐活动中参与度最高为放鞭炮，赌博次之（见图 6）。现今，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个人安全与空气污染等问题而禁放鞭炮，但似乎未影响新村居民放鞭炮的习惯。他们依然在新年“偷”放鞭炮。虽说有法必依，但却阻止不了人们对于放鞭炮的热爱。新村居民出来在除夕放鞭炮外，更在年初九的天公诞、元宵节放鞭炮以示庆贺。

如同放鞭炮，即使政府下令禁止人们与过年期间参与任何赌博活动，但居民们依然改不了此习惯。相对于娱乐活动，居民们依然还有祭拜灶王爷的传统习俗，其数据为 101 人中的 61 人。于此，我们发现即使年轻一代的居民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不感兴趣，但他们依然认为祭灶颇为重要。而请财神在年轻人眼中已不再那么重要，只有 31 人会参与此活动。笔者推断，人们对于请财神此活动的减少最大原因或许是年轻一代的居民更愿意相信以自身劳动来赚取钱财，而祈求财神爷的庇护保佑也只能是空有其表，但此仍为推断。因有些人依然保有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马来西亚法定的农历新年假日只有两天，所以人们多数在元宵节时都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故人们参与闹元宵的活动也愈加减少，只有 33 人。

图（6）春节娱乐活动与祭祀活动



此外，在武拉必新村的“天公诞”只有福建人较为隆重地庆祝。随着时代的改变，各个籍贯的相互融合，其他籍贯的华人也会在年初九祭拜天公。根据问卷资料显示，有 48 位居民会参与祭拜活动，而有 52 人不会参与，如下表所示：

表（2）祭拜天公人数与籍贯统计

籍贯	参与者	不参与者	人数
福建	19	14	33
潮州	20	10	30

客家	7	16	23
广东	1	3	4
其他（海南、福州）	1	10	11
总人数	48	53	101

其中包括了 7 位客家人、1 位广东人、1 位其他籍贯、19 位福建人以及 20 位潮州人。由此可见，天公诞祭拜天公的活动在现今年轻人看来，不再是属于福建人的“专利”，而是各个籍贯皆可祭拜的活动，其中更以潮州人数为多。

据问卷统计，基本上祭拜天公的居民主要以学生为多，有 33 位，其余的包括待业者和工作者 15 位。从中，我们发现多数福建籍贯的职场工作者几乎没有参与祭拜活动。这些参与祭拜活动的人多数都是透过长辈传授的方式来了解有关拜天公的传说、禁忌等。由此，笔者断定相较于维护传统习俗，人们更迫于工作需求，追求物质等方面的改变，进而舍弃了对传统习俗的传承。在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祭拜仪式不免有因误传和简化的形式，而祭拜天公时的避讳与禁忌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改变导致一般年轻人对于祭拜天公的形式不再受到约束，而是自由心证。

虽然如此，问卷统计出有多半以上未能参与祭拜活动的人士依然对此习俗保持正面态度。笔者取一样本：

我认为天公信仰与文化依然会持续流传。其重要性值得被关注，因为这象征着天公赐福，是华人精神寄托之一。想要流传此信仰，最重要的还是家里持续实

行一年一度的拜天公仪式，并且灌输必要的观念和其信仰之历史，好让它与时俱进。[24]

诸如此类的回答在多分问卷中均可看得见。由此也表示了部分人士虽未能参与拜天公的活动，但他们依然希望可以传承此习俗至下一代。

关于年节饮食的方面，问卷调查统计显示大部分人都会在新年食用年糕与年饼。在 101 份问卷中有 78 份回答关于饮食方面的问题，故笔者以此 78 份为据。其中有 48 人表示过年一定会吃年糕，而有 43 人选择年饼。由此，笔者推断武拉必新村华人过年期间必备食品乃以上二者，尤其是娘惹鸡蛋卷（Kuih Kapit）。从制作程序来看，马来语“Kapit”指夹的意思。当面糊倒在特制的工具上，另一侧马上盖合夹紧，放置在炭火上反复烘烤至金黄即可。从特制工具上的铜模观之，有花鸟图形（一面代表峇峇，另一面代表娘惹）夹在一起，制成的薄饼如同烙上美丽图形的圆形情书，或卷或折即成为美丽的“情书”。“双折成扇”作为广泛的说法，感觉上其折叠方式如同折信一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圆形粿加必折叠成型，是彼此之间的甜蜜记号。可见关于年节食品的来源有其美妙的故事与传说，其文化意义更值得我们去传承。

在林林种种的年饼中，有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即其马来名称占了大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这些年饼名称的叫法都与马来名称有关。如同华人过年为何一定要吃粿加必？粿加必从何而来？为何粿加必又称作情书（Love Letter）？此等问题似乎鲜少人会去询问。粿加必的来源众说纷纭，任何附会推演之说必然显得有些牵强，而据洪女士所言粿加必源于峇峇娘惹之说乃笔者较为相信的。

[24] 此段回复截取自问卷调查中的第 43 份问卷，回复者籍贯为潮州人，年龄介于 21-30 岁，目前依然在求学当中。

还有一些说法是粿加必改良于中国南方的鸡蛋卷。此说大致上无误，但透过粿加必原料中的椰奶，表现的是南洋的风味。所以，粿加必源于娘惹之说是较为可信的。或许有些人从小跟着老一辈人以中文或各家方言称鸡蛋饼、鸡蛋卷，但我们却没意识到这些年饼其实都出自娘惹或是马来友族之手，甚至在潜移默化中早已融入我们的年节食俗。

此外，火锅是居民们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年饭主食。胡先生表示：“年夜饭大多数现在是吃火锅啦，80%，90%都是吃火锅。方便嘛，你要吃什么自己拿，吃不完还可以收。”（胡明彬，2017.3.4）有 3 人则认为正月初一要吃素。其中还有广东人提及年节要吃盆菜的传统。盆菜乃广东人的年节食品，集食物的形色香味于一体，赋予团聚、融合、美满的寓意，更有“盆满钵满”之意。当然，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融合，造就了现今人们在饮食上的多元，故人们可以分享各个籍贯的美食。然而，福建人在元宵节吃摩摩喳喳的习俗似乎已经消失，而问卷中亦无人提及有关元宵节吃摩摩喳喳的传统。

总的来说，武拉必新村华人在春节习俗与年节食俗中即保留了传统的面貌，更在其之上发展出新的形式。某种意义上而言，年饼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在春节饮食文化上的独特面貌，更融合了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形成多元的、南洋色彩浓厚的年节食俗。

第五章：结论

从“春节”的雏形与起源至马来西亚华人农历新年，它代表了华裔族群传统文化的符号，同时象征着华人的精神面貌。因时空的差异，大马华人虽无法在感官上感受四季的变化、春意盎然的情景，因此发展出当地华人独特的习俗文化。从考察武拉必新村华人欢庆新年的传统习俗中，便展现了大马华人在传统习俗上的延续与传承，突显本土文化的色彩。

武拉必新村华人籍贯上的多元，风俗习惯的差异，并不阻碍居民之间的沟通与文化的融合。从各个春节活动中表现了各个籍贯对于过年庆祝方式的异同。从考察新村华人春节习俗的继承与改变，传统习俗在时代中的调和，慢慢地迎合现代人的口味。无论是传统到现在的过渡，或是现在至未来的发展，传统习俗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在某种意义上凝聚了华人社会的团结，同时也促进了华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融合。我们不难发现新村华人春节习俗中的本土文化，体现较大的固然还是在饮食方面。当然，习俗中的捞生、拜天公的民俗活动中，保存了华裔族群的传统仪式外，也为华人的农历新年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其更具有本土色彩。

在 21 世纪的大马社会，物质生活的提升导致一些文化现象的变异。人们往往以“一年一度”为由，逢年过节必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这种态度可以被视为无谓的浪费，甚至是借以炫耀排场的陋习而已。因此，适量的饮食也足以增添喜庆气氛，对身体健康也并无伤害。故人们欢庆新年的幸福感，并非由饮食的丰俭而定，而简单的食物也能凝聚一家人的快乐与热闹气氛。

然而，面对时代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传统习俗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不再受重视。人们以商业化、娱乐化待之，甚至将其成为假日休假或旅游的代名词。年货的商品化、拜年方式的改变、放爆竹的禁止、祭拜活动的减少，都表示着人们逐渐把“过年”的意蕴给掩盖了。

一部分的人更在新年期间以新式的庆祝方式对之，如同近年所流行的新年看电影娱乐活动。但在考察武拉必新村华人在维护传统习俗方面，他们也做出了相互应对的方式，如武拉必村于 2017 年 2 月 8 日由真君大帝古庙理事会举办的新春大团拜暨颁发奖励金。[25]透过活动以武拉必特产、柑橘等数量游戏，吸引年轻人参与，并借此机会推动华人维护传统习俗的观念。因此，向年轻人以及下一代的华人灌输正确的价值观，是当前需要努力的部分。

春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淡化为日历上的寻常符号，定格为华人记忆里的一种颜色。当传统文化逐渐为新文化所改变，必然会削弱传统春节的文化韵意，此乃历史使然。此等改变，或许不失为适应时代变迁之作法；或许是人们迫于物质追求的虚荣心，进而将传统文化抛诸脑后。因此，人们才会以“年味”变淡的感慨缅怀过往的热闹气氛。以上林林种种都是人为而至，在面对文化冲击的大环境底下，传统习俗该何去何从？唯有以新的面貌，展现其生命力的多元，进而迎合时代的口味。

[25]可参阅〈武拉必村真君大帝古庙团拜・玩猜武拉必特产游戏〉，《光明日报》，2017 年 2 月 9 日，2017 年 3 月 23 日查阅于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8617?tid=23 。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英）爱德华·泰勒著、刘魁立编（1992），《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 陈瑞隆（1998），《台湾民间年节习俗》，台南：世峰出版社。

3. 陈支平、徐泓（2007），《闽南乡土民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4. （晋）范甯注、（唐）杨士勋疏（1997），《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高宜、姚树贵（2007），《中国舞狮》，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6.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1997），《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洪木玖（2005），《大山脚史略》，槟城：马华公会服务中心出版。

8. 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1997），《马来西亚华人节日风俗》，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9. 李灵窗（2004），《马来西亚华人延伸、独有及融合的中华文化》，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

10. 李润德、张志立（1990），《古民俗研究》，长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

11. 林廷辉、宋婉莹（2002），《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12.（法）禄是遒著、沈婕、单雪译（2009），《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3. 罗启荣、欧仁煊（1983），《中国年节》，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4. 乔继堂、朱瑞平，（1998），《中国岁时节令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申士垚、傅美琳编著（1991），《中国风俗大辞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6.（汉）司马迁撰（198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7. 苏庆华（1994），《节令、民俗与宗教》，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8. 苏庆华（2004），《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第二卷）》，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

19. 王琛发（2001），《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雪兰莪：艺品多媒体传播中心。

20. 吴德耀（1980），《中华文化的根源》，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2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1988），《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2. 颜清湟著（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1800-1911）》，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23. 杨永生编（1982），《中外民间节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4. 赵东玉（2002），《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5.（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1997）《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期刊论文

1. 陈洁君（2016），〈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变迁——以闽南春节习俗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页 38-41。

2. 何思源（2013），〈中国春节在东南亚〉，《节日研究・海外春节专辑》，2013 年第 8 辑，页 87-107。

3. 蒋珊珊（2006），〈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天府新论》，2006 年 6 月，页 234-235。

4. 景俊美（2012），〈中国春节的海外传播研究〉，《节日研究・节日与传播专辑》，2012 年第 5 辑，页 252-271。

5. 李福蔚（2007），〈简论春节民俗文化〉，《宝鸡日报》，2007 年第 6 版，页 1。

6. 刘伟（2003），〈闽台民间天公信仰的比较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 2 期，页 1445-147。

7. 阮静（2013），〈中国春节海外传播研究〉，《节日研究・海外春节专辑》，2013 年第 8 辑，页 1-52。

8. 吴忻（2011），〈论传统节日食俗的文化意蕴〉，《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 年第 6 期，页 14-16。

9. 萧放（2005），〈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页 50-56。

10. 叶炳昌（2009），〈春节民俗概谈〉，《林芝报・迎春副刊》，2009 年第三版，页 1-2。

11. 朱天顺（1993），〈闽台民间天公信仰〉，《台湾研究集刊》，1993 年第 1 期，页 56-79。

三、学位论文

1. 陈晶芬（2012），〈马来西亚华人的年节习俗与神话传说——以槟榔屿华裔族群为主〉，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页 1-257。

2. 莫光木（2010），〈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习俗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1-69。

3. 亓延坤（2010），〈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 ——以华族春节为个案〉，暨南大学硕士论文，页 1-78。

4. 于海燕（2012），〈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吉林大学硕士论文，页 1-62。

5. 周谢宏（2015），〈中国“过年”仪式叙事研究——以扫除为中心考察〉，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页 26-48。

四、英文著作

1. Chan Wai Yeap, Koay Su Lyn, The History of Bukit Mertajam (1800-1957): From Agrarian Town to Central Hub of Northern Malaya: Penang Institute, 2012.

2. J・D・Vaughan (1897).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五、媒体报导

1. 包素菡，〈福建话甘蔗表达感谢・年初九天公大过年〉，（2009 年 2 月 2 日），《光明日报・副刊》，取自：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038?tid=9

2.〈大山脚砸 20 万庆新春 2.5 公里挂 4000 灯笼〉，（2016 年 12 月 21 日），《光明日报》，2016 年 12 月 21 日，取自：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2683?tid=23

3.〈林子揚：为何新年要赌博〉，（2015 年 3 月 5 日），《中国报》，2015 年 3 月 5 日，取自：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305/%E6%9E%97%E5%AD%90%E6%8F%9A%E7%82%BA%E4%BD%95%E6%96%B0%E5%B9%B4%E8%A6%81%E8%B3%AD%E5%8D%9A/

4.〈武拉必村真君大帝古庙团拜・玩猜武拉必特产游戏〉，（2017 年 2 月 9 日）《光明日报》，2017 年 2 月 9 日，取自：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8617?tid=23

六、口述

1. 陈林枝（2017 年 2 月 3 日），89 岁，籍贯潮州，家庭主妇，春节传统习俗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2. 胡炳生（2017 年 3 月 4 日），81 岁，籍贯客家，退休人士，武拉必新村历史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3. 胡明彬（2017 年 3 月 4 日），51 岁，籍贯客家，武拉必新村村长，武拉必新村历史与春节传统习俗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4. 黄雪娇（2017 年 2 月 3 日），49 岁，籍贯福建，家庭主妇，春节习俗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5. 洪阿惹（2017 年 2 月 3 日），75 岁，籍贯福建，家庭主妇，春节习俗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6. 周碧婵（2017 年 3 月 4 日），49 岁，籍贯潮州，家庭主妇，春节食俗访谈。（陈佳杰，采访人）

附录

附表（1）槟城州新村与人口统计表

	槟城 PULAU PINANG	**成立年份**	**成立年人口**	**1954 年人口**	**1970 年人口**	**1980 年人口**	**1995 年人口**
	威省南区						
1	爪夷 Jawi	1954	785	785	2244	2468	3696
2	双溪格吉 Sg. Kecil	1954	480	480	323	321	345
3	华都村 Kampung Val Dor	1954	2800	2800	3504	3896	6547
4	威利斯里 Wellesley	1954	-	-	-	-	852
	威省中区						
5	武拉必 Berapit	1954	2075	2075	3578	4044	5000
6	柔府 Juru	1954	1572	1572	1835	1981	2500
7	马章武莫 Macang Bubuk	1954	2002	2002	2177	2325	3000
8	峇东丁宜 Permatang Tinggi	1954	1476	1476	2016	2313	4086
9	双溪里武 Sg. Lembu	1954	1400	681	750	821	1500

资料来源：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页 175。

附表（2）“年”传说之版本

书目	内容	备注
《中外民间节日》	关于“年”，传说它原是太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头上长着触角，十分凶猛，每到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时，就要出来掠食噬人。人们为了防御它，一到这时候，便聚在一起，燃起篝火，投入一根根竹子，使其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吓“年”逃跑，一夜过去，天明大家平安无事，于是高高兴兴地互相表示祝贺，拿出丰盛的食物在一起吃。这样年复一年，便形成一个欢乐的日子。（杨永生编，1982：7-8）	提及关于放炮竹的缘由。
《台湾民间年节习俗》	传说五千年以前，有一种野兽，长约二、三丈，高达数尺，口大有三尺，性极凶恶，以动物为食，古人称之为“年”。平常深居山林，夜晚即出动四处觅食。每年冬季，野兽躲入洞穴冬眠，“年”只好往平地寻找人类或是家畜饱餐一顿。经人类多方试探，发现年兽对红色畏惧，便在家门前贴上红布或红纸条，嚇走年兽。慢慢地，又发现年兽怕光亮和响声，于是终夜不眠地在家中点起油灯，或燃烧竹子，利用火势和竹子的爆破声把他嚇走。到了天亮，彼此相安无事，就互相道贺，庆幸没被年兽吃掉，因此相沿成俗。（陈瑞隆，1998：16-17）	对“年”形体的描述较为细腻。
《节令、民俗与宗教》	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很凶的野兽，叫做“年”。平常在深山里，到岁末的夜晚，就跑出来四处吃人。有一年，大家为了避凶求吉，便躲藏起来，并燃烧竹子，想用火势和爆声来把他惊走；到了天亮，大家便从躲藏的地方除了，看见彼	较为简易的介绍有关“年”的传说。

	此都相安无事，为了庆幸没有被“年”吃掉，就互相道贺。这便是“过年”和放爆竹的来源了。（苏庆华，1994：20）	
《马来西亚华人节日》	相传在上古时候，“年”是一头怪兽，每到年三十的夜晚，就要出来吃人，使人民苦不堪言。当地有一位仙人化身的老头子，名叫洪钧，为了替人民除害，他利用激将法，借助“年”的威力，把大地上所有的毒蛇猛兽一一收服，然后骑着“年”回到天上。洪钧在临走前关照人们，每年到了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要贴上红纸，防止“年”溜到下界在作怪，因为“年”最怕见到红颜色。流传到后来，每年这天便成为人们欢庆的一个节日。这也就是“年”的由来。（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1997：12-13）	与前者不同处乃提及仙人，洪钧一事。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杨永生《中外民间节日》、陈瑞隆《台湾民间年节习俗》、苏庆华《节令、民俗与宗教》与赖观福、孟沙、钟泽才编撰《马来西亚华人节日》所作。

附图（1）笔者于 2017 年 3 月 4 日在大山脚武拉必新村访谈作业时所摄。

真君大帝古庙

臭头济公仙师坛

玉虚宫

武拉必新村楼牌

附图（2）武拉必新村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所举办的挥春活动，此照片由武拉必新村村长提供。

左起第一：书法家；第二：武拉必村长胡明彬先生；第三：王国慧议员

附图（3）年节食品：新年年饼种类、年糕、红龟粿、摩摩喳喳

青豆饼

花生饼

黄梨酥

香辣虾米卷

鸡蛋糕（Kuih Bahulu）

蜂巢饼

娘惹鸡蛋卷/粿加必（Kuih Kapit）

番婆饼/薯粉饼（Kuih Bangkit）

年糕

红龟粿

摩摩喳喳

附图（4）笔者于 2016 年与 2017 年所拍摄的祭拜天公活动

2016 年 2 月 15 年初八晚上 11 时摄于笔者家中

2017 年 2 月 4 日年初八晚上 12 时摄于笔者家中

附问卷调查

农历新年问卷调查

农历新年（春节）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节日，意味着辞旧迎新，意味着阖家团圆的节日。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过年，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感情。相信您对这个话题同样也拥有自己的看法。以下将对大家的个人资料做基本调查，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抽出一两分钟来填写我们的调查表，谢谢！

1.您的性别？

- 男
- 女

2.您的年龄？

- 11-20 岁
- 21-30 岁
- 31-40 岁
- 41-50 岁

3.您的籍贯是？

- 福建人
- 潮州人
- 客家人
- 广东人
- 其他（福州、海南等）

4.您目前的工作/职业？

- 职场工作者
- 待业者
- 学生
- 家庭主妇

农历新年问卷调查（过年习俗）

春节在马来西亚形成了一套大马华人独有的过年习俗，包括了对神灵、祖先的祭拜，对家族亲友的问候；体现阖家团圆的年夜饭；年节特有的饮食文化、庙会等各方面的活动。以下，我们将对一些大家相对而言熟悉的过年习俗做简单的调查，旨在了解当代人如何欢庆农历新年。

1.您对于农历新年和过年的起源与含义的了解度？

- 非常了解
- 一般了解
- 略有涉及
- 不了解

2.您对华人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的态度是？

- 支持，应该予以保护和传承
- 不支持，劳心劳力劳神，费事
- 无所谓，和我没什么关系

3.与以往的农历新年相比，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农历新年？

- 简简单单，比传统来得好
- 与传统过节没太大变化
- 缺少民俗文化，年味更淡

4.对于现在过年，您印象最深的事或活动？

- 拜访亲友
- 酬神祭祖
- 团圆饭/年夜饭
- 压岁钱

- 各种娱乐活动
- 放鞭炮/烟花
- 旅游
- 赌博

5.您所知道农历新年的传统食品有？如年糕、年饼、饺子、芦柑、汤圆、炒货（瓜子、花生等），请详列。

_____

6.农历新年对您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

- 好吃的东西多
- 团圆的气氛
- 可以买新衣服和自己喜欢的东西
- 和伙伴一起玩耍

7.您过年的习俗有哪些？（可多选）

活动	**有**	**无**
祭灶神		
扫尘		
贴春联、年画		
倒贴福字		
守岁		
年夜饭		
放鞭炮		
拜年		
逛庙会		
请财神		
贴门神		
捞鱼生		

闹元宵		
送穷		
其他		

8. 您对大扫除、祭祖、拜神祈福、贴春联、守岁等年节习俗的参与程度如何？

- 完全不参与
- 参与一小部分
- 大部分都参与
- 全部参与

9. 您觉得农历新年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 让家人・亲友有促进感情的机会
- 给人放松，娱乐的机会

10. 对于目前年节的气氛在部分人群中出现淡化趋向，您有什么看法?

- 这是正常的，是历史发展的使然
- 可以理解，是受到中西文化冲撞的结果
- 农历新年固然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没有理由不重视
- 其他（请列明原因）：

11. 现今很多农历新年的传统节目逐渐淡化，您觉得应保留传统的过年活动?

- 有必要
- 没必要
- 可有可无

农历新年问卷调查（正月初九拜天公）

槟榔屿华裔族群在过年的同时，却还有“天公诞大过年”的说法。在过年中的正月初九，正是槟榔屿福建籍华人认为是比大年初一还要盛大的敬天日子，并且在华人的具体文化空间发挥经典的作用。

1.您有参与正月初九拜天公的活动吗？

- 有
- 无

2.您了解关于拜天公的习俗与禁忌吗？

- 非常了解
- 略知一二
- 不了解

3.对于天公信仰的传说，您是透过什么方式了解的？

- 长辈传授
- 学校学习
- 周围人群的传播
- 相关活动
- 其他：_____

4.您认为天公信仰的传说与祭拜活动会持续流传吗？您认为将此信仰传承到下一代的重要性是值得关注的吗？那您会如何将此信仰流传于后世呢？请简略叙述。

_____